

生命大搜救	梁守德
滴水观音	潘新日
乡村寓言	陈玉龙
伏着，看西风打旋	刘光富
时光书	黑马
疗伤的文学节拍器	刘恪

大地文学

卷十五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◎ 编



海洋出版社

大地文学

(卷十五)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
海洋出版社

2013年4月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文学. 第15卷 /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,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. -- 北京: 海洋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027-8527-7

I. ①大… II. ①中… ②中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0320 号

责任编辑: 鹿 源

责任印刷: 赵麟苏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: 100081

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0

字数: 230 千字 定价: 25.00 元

发行部: 62132549 邮购部: 68038093 总编室: 62114335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大地文学(卷十五)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陈国栋

主 编：李约汉

执行主编：徐 峙

副 主 编：刘扬正

编 辑：周 洵 叶东明 任晓路 王诒卿

岛晓霞 陈 蓉 杨 旋

目 录

深度纪实

生命大搜救·····	梁守德(1)
今生与爱相守·····	秦锦丽(22)

小说麦田

一亩二分地·····	吴明标(27)
人命关天·····	安 勇(33)
滴水观音·····	潘新日(43)
金贵的茅坑·····	高巧林(51)
乡村寓言·····	陈玉龙(57)
漏 井·····	西 落(65)
女作头·····	梅 伟(75)

随笔天下

山水清音·····	喻 红(86)
被遗忘书·····	樊健军(92)
伏着,看西风打旋·····	刘光富(96)
不能遗忘的城市角落·····	李 汀(100)
三眼看香港四日游·····	赵 凡(106)
乡野三题·····	周苏荣(111)
当门的河滩(外一篇)·····	杨盛龙(115)
亲亲的土地·····	陈希瑞(118)

诗行大地

时光书·····	黑 马(121)
创作谈: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作·····	黑 马(124)
诗评:黑马品评录·····	(126)
彩云之南·····	汪 洋(127)

悄悄地看着生活·····	李 伟(130)
诗博会·····	(133)
石匠师傅(外一首) 许 星/黑夜来临 孙大顺	
在朝前的道路上 尘 子/从今天起 范宗胜	
暮色里的乡村 夏文成/远山的呼唤 刘 敏	
山巅那一抹亮色 熊 星/阳明诗章(8首) 蒋复琨	

商丘“大地情思”征文作品选

魂牵故土 ·····	董传礼(137)
守望麦田 ·····	欧阳华(138)
土地意识 ·····	张兴元(140)
把根留住 ·····	李清波(143)
斑鸠的冬天 ·····	华润之(144)
我爱故乡的黄土地 ·····	靳新辉(145)
圣洁的靈魂	
——献给孙会中 ·····	李书伟(146)
欢乐,在黄土地上奔跑 ·····	侯公涛(147)

评论言说

疗伤的文学节拍器	
——读冯炬明小说《路南路北》·····	刘 恪(149)
从“大爱大美”出发的乡土诗歌	
——兼以青年乡土诗人季风的诗歌为例 ···	陈 武(152)

生命大搜救

■梁守德

生命是人的最高尊严。抢救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庄严、最神圣的事情。为了挽救在可可西里失踪的三名陕西地质队员，祖国边陲大规模的搜救场面惊心动魄，强大的动员力、号召力、凝聚力，让这次空前绝后的生命大救援令世人瞩目。

清明时节，谨以此文深切怀念在青藏高原为国找矿而失踪的地质队员们，并向积极参与营救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！

——题记

为你祈祷，我的亲人何时归

2012年3月2日清晨，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条突发性新闻：“2月19日晚，陕西三名地质队员在可可西里赤布张错地区作业时失踪，经过搜救人员12天的不懈努力，仍下落不明。失踪人员的安危牵动全国人民的心，搜救工作目前仍在紧张进行……”

此后，这条新闻多次滚动播出，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关注。

事件发生在15天前的2月17日，陕西省地矿总公司物化探分公司正在调查区域——西藏可可西里地区，进行正常的野外地质调查。

那一天，杨能昌等三人组成一个工作班，从项目分队大本营——西藏自治区安多县色务乡出发，到40公里以外的赤布张错湖西北岸边作业。按规定，这种野外游击作业一次只能进行三天，三天之内必须到驻地聚齐，然后准备下一次作业。也就是说，这次他们应在2月19日9点半之前返回大本营。

时间过了，他们却没有如期归队。

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当时梁建强并没有着急，因为在海拔高达5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样的事再正常不过了。推迟几个小时返回并不奇怪，超过三天的情况也可能发生。他们一直在等，但等到深夜11点半，也没有接到任何求救信息，多次拨打他们的卫星电话又一直无法接通。

这时的梁建强感到情况有些不妙。

这个工作班共三人,除了班长杨能昌,还有23岁的技术员荣浩、53岁的驾驶员高崇民。他们当中,除了年纪最小的荣浩是刚刚入队的新手,第一次出野外,其他两个人都是“老地质”了。特别是杨能昌,别看年龄36岁,却是具有传奇经历、经验丰富的地质队员。7年前,他曾在可可西里野外遇险,失踪7天,硬是凭着手上的一张勘测地图走回了驻地,一时间成为项目分队九死一生的英雄。

这次为什么迟迟不归?难道真的遇到了意外?

是不是因为野外设备出了什么问题?心情开始焦虑的梁建强,把负责后勤保障的队员叫来,再次确认他们的外出装备。

“装备很全。”负责后勤保障的队员说。为了核实准确,他还把装备列举出来:“一辆切诺基越野车,重力仪一台,大GPS一台,手持GPS两部,无线电台一台,卫星电话一部,粮食可以维持7到10天,另外一些木板木块、钢丝绳、睡袋、棉被、高压锅、喷灯等,自救设施、简易生活工具都很齐全……”

这让梁建强更加忧虑:“装备这么全,一般不会出意外,但这是可可西里,一旦出现意外就不是一般的意外了……”

有的队员认为是他们缺少食物或者氧气;有的队员说,前两天赤布张错湖刮过9级大风,是不是大风引发了雪崩?

“很难预料。”梁建强说:“赤布张错湖地区地形复杂,气候恶劣,到处是湖泊沼泽,现在天气逐渐回暖,有的冰川融化了,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……”

队员们听了面面相觑。

这次物化探分公司承担的项目是国土资源大调查一项重要任务,全称《青海1:25万赤布张错幅、温泉兵站、直根尕卡幅区域重力调查》,三年完成。调查区可可西里平均海拔5000米,气温最低达零下37摄氏度,处处湖泊、沼泽、冰川,一旦天气变暖,冰雪融化,寸步难行。所以,2011年秋天他们就出队了,想赶在2012年天气变暖之前完成野外作业。

在赤布张错湖一带,项目分队共部署了1200个测点,杨能昌他们的三人工作班分配了300个,当时已经完成了290多个,只要再做一个首尾相接的闭合,完成仅剩的不到10个测点即可告捷。难道他们就在即将胜利完成项目的时刻出事了?

一夜煎熬。天明,杨能昌他们仍未归来。2月20日清早,梁建强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有关规定,项目分队全体停工,立刻出动找人。

4辆车12名队员的搜救队伍出发了,穿过赤布张错湖抵达西岸,沿着杨能昌他们的工作区自东向西逐条线路搜寻,找到天黑,未见任何痕迹。为了保证搜救队员的安全,他们只得撤回。

第二天,原班人马继续搜救,搜到下午两点半仍无消息。梁建强派出专人专车,前往安多县色务乡政府,请求支援。

色务乡党委书记次仁得到消息,向所辖的美接、多支西、措欧、多素尔4个村发出紧急通知,部署力量参加搜救。之后,向安多县委、县政府汇报。

安多县委、县政府立刻组织乡政府干部、派出所民警、牧民等组成搜救队,由出差在安多县的检察院检察长、乡党委书记带领,分成6个小组、1个大组赶到事发地搜救。搜救队搜救了3天,出动230多人次、15辆汽车、十几辆摩托车,搜救可疑区域400平方公里,未见一丝踪

迹。由此,项目分队断定,杨能昌、高崇民、荣浩三人已在赤布张错湖一带失踪,下落不明……

2月24日,陕西省地矿总公司经理赵廷周在西安,向物化探分公司三名地质队员的家属传达了这一消息,一是表示慰问,二是了解他们最后一次向家里打电话的情况,为搜救提供更多参考线索。

失踪者荣浩的姐姐荣利说:“我跟弟弟荣浩最后一次通电话是2月6日,那天我记得很清楚,是农历正月十五,我父亲的生日……”

一开始,荣浩打电话给母亲,他想通过母亲祝贺父亲生日,可是没人接,他又把电话打给了荣利。荣利在电话中先听了弟弟向父亲六十大寿的祝贺,然后就说,他要去野外工作区了,可能那里没信号,不能跟家里及时联系,让家人放心。当时,姐姐荣利没觉得什么,他们一家人都是干地质的,荣浩从小在地质队长家,对野外情况不陌生,所以也没有特别嘱咐他注意一些什么。

荣利说:“没想到,他第一次出野外就出事了。我家姐弟三个,荣浩是父母唯一的儿子,我们每天都祈祷有奇迹出现,希望他们平安归来……”

失踪者杨能昌妻子叫杨国利,杨国利说起打电话的事后悔得止不住泪流满面。杨能昌最后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2月13日,当时杨国利在四川北川开店,生意很不错。她说,本来打算完成青海这次野外调查后就不再让他受这份罪了,不料出了意外。

她后悔,是因为接到杨能昌最后一次电话,她没多说一句温暖的话,只说了说生意上的事就挂了,以后几天再没有任何消息。当时她也没怎么担心,觉得他曾失踪过7天都没事,几天不打电话没什么奇怪。得知杨能昌失踪以后,她每天不停地哭,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叠纸船,每一个纸船都写上“杨能昌,你平安回家……”

2月9日早上7点22分,高崇民和儿子高辉通了一次电话。这个年过五十的专职驾驶员跟亲人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为了公事。当时信号不好,他是爬上附近的一座高山跟高辉通话的。他告诉儿子高辉,地质队一辆车的散热器坏了,让他抓紧购买。电话断断续续地打了几分钟,话还没说完就断了,从此再也没接通。高崇民已经退休了,本可在家过舒心日子,得知项目分队缺人手,他毅然请缨,连人带车受雇于物化探分公司。

高辉说:“父亲一年四季七八个月开车跑野外,连续两个春节都在可可西里度过。他野外经验丰富,不可能回不来,我猜是车辆在野外出了故障了……”

说到最后,三位家属痛哭流涕,情绪激动,发泄着抱怨和不满,最后演变成大吵大闹,要死要活要撞墙,要去可可西里寻找亲人。

心酸不已的赵廷周流泪了,人家的骨肉亲人没有了,在遥远的可可西里突然就找不到了,轮到谁能接受得了?

他们的心情,他完全理解。

“杨能昌、荣浩、高崇民都是我们的优秀地质队员,他们在环境恶劣的青藏高原不怕苦、不怕累地勤奋工作,我们每一个干部职工都佩服。找不到他们,我们大家跟你们一样着急,一样心疼……我们也是父亲、儿子、丈夫,假如失踪的是我们,我们的亲人是什么样子?我完全能够想得到……”

赵廷周说:“不过,请你们相信,他们不仅是你们的亲人,也是我们的好员工、好战友、好兄弟,党和国家决不会放弃他们,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他们!现在,当地政府已经组织搜

救人员上去了,我们的队员也上去了,他们满含热泪在搜救,由于高原反应,饥饿加上寒冷,很多搜救人员病倒了,有的正在医院抢救,病情一好转,他们又到搜救现场去了……”

赵廷周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家属,荣浩的姐姐荣利泪流满面。她看见赵廷周瘦了一大圈儿,脸色很差,知道公司领导在尽心尽力。

“我们不去高原了。”荣利说,“去了高原,我们除了着急也帮不上什么忙,救援的人还要分出一部分来照顾我们,还不如让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救援上。”

“我们不去了,在家等候,为他们祈祷……”其他家属也理解了,放弃了去高原的想法。

总经理赵廷周被家属们感动了,他向他们深鞠一躬:“你们提供的线索很重要,感谢你们的理解和配合,你们的理解和配合给了我们更大的压力,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,请你们耐心等待,目前政府正在紧急动员,部署联合大营救,找不到他们我们决不罢休!”

一份响彻青藏高原的紧急动员令

失踪事件发生后,当地政府、公安干警、牧民在环境险恶的可可西里搜救了三天,没有发现任何线索,物化探项目分队立即向各级政府发出“求救专报”,请求紧急救援三名地质队员。

生命是人的最高尊严,抢救生命刻不容缓!

“求救专报”传到北京——

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当夜批示:“立即启动野外应急预案,不惜一切代价救援失踪人员。”随后召集紧急会议,指令副部长徐德明、汪民协调各方,全力搜救,并当即致电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,商请协助搜救,同时责令中国地质调查局、青海省国土资源厅等单位立即派员赶往前线,马上投入搜救。

部长的一连串动作,让汪民副部长深感责任重大。他给中国地质调查局格尔木、西宁两个野外工作站紧急下达救援命令,随后宣布成立应急机构:以王研副局长为组长,成立“应急救援领导小组”,以安全生产处处长覃家海为组长,成立“应急搜救前线工作小组”,协调组织救援行动。局党组成员李海清、处长覃家海紧急飞赴前线。

“求救专报”传到西安——

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乐际指示:“全力搜寻,想尽一切办法科学搜寻,保证搜寻人员安全。”省长赵正永批示:“请应急办会同地矿总公司与青海应急办联系,必要时请求兰空直升机帮助援救。”

“求救专报”传到西宁——

青海省政府委托国土资源厅成立应急搜救总指挥部,组织省政府应急办等17个单位,召集安多县、色务乡的武警、公安、牧民群众300人,车50辆,进入赤布张错湖一带率先展开搜救……

从那一刻起,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进入应急状态,有关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,每天向国土资源部报告情况。西宁野外工作站迅疾组织20多人的一线现场搜救队伍,调用牵引车、越野车,携带燃油、方便面、罐头、矿泉水、防寒服装、帐篷、睡袋、野炊用具、GPS、卫星电话、医

疗药品、地形图、高海拔应急药品等大批应急救援物资，向可可西里出事地区集结。

陕西省地矿总公司全员发动，派出最强阵容参与搜救，组织 90 人、20 辆越野车，携带各种野外救援物品日夜兼程，火速赶往可可西里。

西安地调中心派出精干搜救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五道梁。

红十字蓝天救援队、陕西 EPV 户外救援队分别从北京、西安、乌鲁木齐连夜出发，到格尔木救援指挥部报到。

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向青海省军区下达命令，要求青海省军区尽快组织当地熟悉地形的民兵执行搜救任务，航空部队立即制定空中搜救计划……

北京——青海——陕西——西藏，救援——救援——救援。一场由国土资源部、陕西、青海、西藏“一部三省”组成的地面联合搜救行动迅速展开。

在海拔 5000 米以上人迹罕至、严寒缺氧的可可西里，一辆辆越野车、大型牵引车，一批批穿着不同服装、操着不同口音的各地各民族搜救队伍，义无反顾奔赴“生命禁区”，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战友深厚的感情，在赤布张错湖一带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搜救……

2 月 25 日，中午，格尔木水电宾馆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，青海总指挥部在这里紧急召开各路救援队伍负责人协调会，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研、安全处长覃家海参加了会议，会议对前期搜救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，决定成立“野外前线营救指挥部”，全面指挥协调前线搜救工作，任命了指挥部人员：指挥长，陕西省地矿总公司副总经理白林科；副指挥，青海省格尔木市副市长王建平、青海省第三勘察院副院长王守良；成员，青海省格尔木市国土局副局长杨勇、青海省格尔木市公安局副支队长张建平、中国地调局西宁野外工作站副站长孙海轩、格尔木野外工作站副站长杨项林、西宁野外工作站副站长刘燕赤。

作为指挥长，白林科受命于危难之时心情格外沉重。1966 年出生的他，陕西凤翔人，曾经是一名地质队长，率领勇敢的地质队员跋山涉水，走遍青藏高原的山川沟壑。他体格敦实，性情温和沉稳，遇事不急不躁。

《孙子兵法》有言：“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”他不是“上将军”，但他清楚自己所处地位的重要。如果在他的指挥下找到了三位地质队员，全国人民会欢呼雀跃，赞扬他的英明决策；如果找不到呢？不仅他自己问心有愧，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，更难以抚平家属们的心灵创伤，等待他的可能是“无能、不尽心尽力”等评价，甚至会令人难以接受的指责。但从接受了“指挥长”这一角色那一刻起，白林科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他说：“既然把我放到这样一个风口浪尖上，我就要接受考验和挑战，尽职，尽责，尽力，对得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和良心。”

上任后，他马上履职，请宋忠宝介绍情况。

宋忠宝是西安地调中心的安全技术骨干，对项目调查区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后来在指挥部、上情下达、出谋划策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宋忠宝说：“项目区所辖范围 3 万平方公里，集中在青海、西藏的交界处，分别属于 3 个县市——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、西藏那曲地区安多县，也是地质工作少有的空白区之一。调查区地域偏远，东南为无人区；向西最近的是青藏公路上的温泉兵站，300 公里远；向北到格尔木更远，至少 500 公里，而且调查区经济落后，没有工业和农业，高寒缺氧，环境恶劣，救援队伍长途驰援，后勤物资没有保障，食宿困难，伤病救治路途遥

远……”

白林科点头：“我们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”

“刚才得到消息，参加搜救的色务乡牧民猜测，失踪队员有可能掉进了赤布张错湖。”宋忠宝说，“赤布张错湖现在是零下20摄氏度，温度很低，但与寒冷的时候相比已经升温了，三人可能开着车在湖面上走的时候湖面的冰层突然断裂，人车一块掉入湖中……”

“猜测就是猜测，我们不能相信。”白林科说，“我们现在断定掉入湖中为时过早，如果失踪队员没有掉入湖中呢？那就会贻误战机。”

地调局副局长王研说：“以前估计，杨能昌他们可能是因为缺少食物、燃料耗尽、高原反应等原因失踪，留给我们营救时间宽裕一些；如果像牧民猜测的那样掉入湖中，形势就比以前更加紧张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白林科说，“现在关键是无法确认失踪者的去向。”

王研说：“一切皆有可能。不管失踪者落入湖中还是在湖周边失踪，只要我们撒下天罗地网，大面积搜索就一定能找到。我建议，利用卫星影像数据，通过事发前与事发后的航拍片、卫星图作新旧对比，分析事发核心区变化情况，筛选出可疑地点，确定寻找靶区……”

“对，这样才有针对性。”覃家海提出，“要尽量发挥当地人熟悉环境的优势，组织当地户外救援经验丰富的政府人员、公安武警、牧民搜寻救援，必要时可以请求部队军用直升机空中搜救。”

之后，野外前线指挥部与中国地质调查局一起制订了陆空结合的救援方案。但方案是制定出来了，却无法实施。因为出事地点距离格尔木1000多公里，而军用直升机的飞行距离只有600公里。燃油受限，加上海拔高、气候恶劣、飞机起降困难等原因，达不到飞行搜救技术的要求，被迫放弃。中国国土资源航遥中心通过解放军总参购买了美国卫片，也由于空中云层太厚、地面大雾弥漫、遥感图像不清等原因，没有利用价值。

最终决断——最有效、最直接的搜救方法就是大规模的地面行动。指挥部决定，成立负责地面指挥作战的“野外搜救队”，任命陕西省地矿总公司物化探分公司副总经理李百顺为队长，孙海轩、王瑾、张建平为副队长。之后，又把搜救队分成格尔木野外工作站、柴综院、物化探分公司、武装部和医疗救护6个搜救小组，把980平方公里的搜救范围化成6块，各自按照分工投入搜救。

“搜救工作必须有严明的纪律。”指挥长白林科最后说，“第一，救援期间，所有搜救人员作为一个集体，服从前线指挥部、野外搜救队统一安排，全力协作和配合，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。要凭着感情和良心去救人。第二，每个搜救组都要特别注意安全，不允许单车、单人外出行动，每个组配备一台卫星电话，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。第三，所有外来搜救人员、车辆、物资装备，一小时内必须集结格尔木；负责物资采购的人员立即行动，所需物资必须在两小时内采购到位。人命关天，不得有半点闪失！”

口气严厉，不亚于一个“上将军”下达军令，而这道“军令”得到了很好的落实。一小时后，各地救援队伍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救援物资，齐聚格尔木野外工作站。两小时后，所有搜救必备的物资购买到位，汽油、防滑链、铁锹、棉被、睡袋、方便面、矿泉水、急救药品、氧气瓶、卫星电话、急救箱、警车、猎豹皮卡、战旗牵引车等一应俱全。

进军的命令下达了，虽然没有“是”或者“遵命”的应答声，6支搜救队向可可西里“无人

区”出发的脚步却急促而有力。

大搜救，从赤布张错湖开始

第一搜救组是兵强马壮的搜救队主力军。组长孙海轩，地调局格尔木野外分站站长；副组长孟军海，青海第三地勘院物探所所长；还有刘燕赤，西宁野外工作站副站长，另有越野车司机唐中杨、曾建国，牵引车司机王玉海，随队医生罗成等 15 名搜救队员。有一辆越野车，两辆警车，还有两辆奥龙牵引车。

搜救组在组长孙海轩率领下从格尔木出发，一路马不停蹄，沿青藏铁路线到达温泉兵站，然后穿过唐古拉山口到达安多县城，行驶 360 公里之后进入赤布张错湖搜救区。

看过电影《可可西里》的孙海轩心里很清楚，电影里描述过的那个险象环生、步步惊心的恶劣环境已经呈现在眼前。

位于可可西里南缘的失踪地赤布张错湖，平均海拔 5000 米，人迹罕至，南边的唐古拉山脉有大量现代冰川，危机四伏。搜救区属于高寒地带，最低温度零下 37 摄氏度，昼夜温差大，经常雨雪冰雹交加，严重缺氧，搜救队员面临严峻考验。搜救区内，沱沱河、等马河、旦曲河等大大小小的湖泊像羽毛一样分布，河床不能徒步行走，行动艰难。河两岸峭壁矗立，上下危险。救援环境恶劣，救援人员必须有生命与生活保障……

在色务乡项目分队驻地，孙海轩找项目负责人梁建强了解情况。当时，中央电视台记者正在杨能昌等三名失踪地质队员住过的帐篷采访。

记者问：“有没有掉进湖水的可能性？”

“没法断定。”梁建强说，“到目前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们掉进了湖里，我们也不能误导，丧失搜救良机……”

“你认为还能找到他们吗？”

“能，一定能够找到他们，我们坚信他们还活着……”

接着他走进帐篷，对记者说：“他们三个的行李都还在，铺盖收拾得整齐，我们一直给他们留着，等他们回来……我跟杨能昌共事 18 年了，真的还希望跟他们一起住这个帐篷……”然后，他指了指摆在帐篷桌上的两条“延安”牌香烟，“我专门嘱咐留守的同事，这两条烟谁都不许动，是我专门给高崇民买的，老高最喜欢抽‘延安’了。等他回来，我用这两条烟来犒劳他……”说着说着他流泪了。

事情虽然简单，却体现了朴素而真挚的战友之情、兄弟之爱。孙海轩了解了一些三人失踪的情况，握着梁建强的手说：“我们进入搜救区了，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高崇民一定会回来抽你给他准备的香烟……”

梁建强点头说：“谢谢你们……”

第一搜救组向赤布张错湖湖区进发了，他们的搜救范围是羌塘自然保护区内赤布张错湖区。这个湖与另一个叫多尔索洞错的大湖一水相连，附近大小湖泊有十几个，湖区东边是长江正源格拉丹东，那里是无人区的腹地。夏天，大片大片的湖水中间只有一条条土路，旁边全是泥泞的沼泽，根本无法进入，也正是如此，杨能昌他们才选择冬天到这里做野外工

作。而现在,可可西里仍是冬季,零下37摄氏度的低温使湖面、湖面附近的山地冻结,形成冻层,人可以行走,但刺骨寒冷的气候让人难以承受。

杨能昌等三人所在的调查区离色务乡驻地直线距离40公里,根本无路可走,要是开车过去必须绕道100多公里。

“再远,我们也要到达。”

绕道100多公里也不是平坦的道路,而是坑坑洼洼的山地简易公路,孙海轩带领第一搜救组日夜兼程,终于进入搜救区。

一进搜救区,他们感到了身上肩负的沉甸甸的神圣使命。

“开始搜救了,大家一定注意安全。”孙海轩说。此人野外经验丰富,性格率直,反应敏捷而行动迅速,他再三嘱咐队员们:“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搜救,因为杨能昌他们三人车上的油料、粮食能够支持5到7天,现在正是黄金搜救期,大家辛苦,努力寻找。但要注意,赤布张错湖地势险恶,随时都有危险。我们负责的这一段最远,也最艰苦,又是唯一没有信号的地方。大家一定随车而行,人车不能距离太远……”

第一搜救组搜救目标是穿过扎曲迪赤嘎日,直达两湖中间的核心区。唐中杨开着越野车在前开道,王玉海的牵引车随后跟上。车上的人没有一点声息,眼睛却睁到了最大,唯恐漏掉四周雪山和冰湖上的可疑点。搜救途中,车辆逐步分开,两边各有两辆越野车前行,后边是两辆牵引车断后,呈U字形展开,向赤布张错包抄。尽管他们裹着厚厚的棉衣、棉裤,头戴棉帽,手上有厚厚的棉手套,仍感到严寒的威力。

过了扎曲迪赤嘎日,到了赤布张错湖边,孙海轩提醒:“到了湖边一定小心,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……”

因为前几天这里出过事。梁建强项目分队的三个人坐一辆越野车搜索到湖边,由于救人心急他们决定走捷径,开车上了结冰的湖面,就在离对岸还有几公里的时候,冰面突然破裂,越野车在冰面上滑了一下,不由自主地向左边倾斜,当车左侧下水后,右侧还在冰面上。司机想加力脱险,车却根本不听指挥,引擎轰轰响,车轮喇喇空转,车辆却纹丝不动。

眼看左侧车轮已从裂缝中陷入了湖水,梁建强迅速打开车门,呼喊队员们跳车,刚刚脱离车厢,汽车就在瞬间沉入湖中。尽管无人伤亡,但后来提起此事,所有队员仍心有余悸。

孙海轩指挥所有车辆把车速放慢,注意观察前方路线,确认万无一失,才能人、车前行。

在赤布张错湖、多尔索洞错湖中间,有一条土路将两湖分开,土路最窄的地方只有一米宽,稍不注意就跌到冰上,而且由于湖水含盐度不一样,有些冰面非常薄,别说车,即使是人跌到冰上,也很可能陷进湖水里。

“这条土路没有人、车进去的痕迹。”司机王玉海在车上反复观察,朝着那条土路开过去,却被孙海轩大声喝住了:“王玉海,千万不要进那条土路!”

王玉海不服:“为了找人,没有过不去的地方!你们其他人下车,我自己上……”

他把车上的几个人都撵下车,开着牵引车“轰轰轰”地蹿了过去,牵引车走过的地方,两边的冰碴、泥屑被甩得老高。大雪掩埋了土路,不知深浅,牵引车在两湖中间狭窄的土路上往前走,王玉海不时伸出脑袋四下观望,寻找着湖边的蛛丝马迹。

“王玉海,慢一些……”队员们喊他。

就在这时,牵引车突然熄火——被一个隆起的土坎卡住了。王玉海再次发动车辆,使劲

踩油门加大马力，车仍不动弹。“真不想让我过去了？”生性倔强的王玉海拿了铁锹，跳下车，对纷纷跑来的队员们说：“事情是我自找的，你们别管，保存力气准备找人，土坎我来铲……”

他躬身弯腰，朝着两个车轮中间的土坎一锹一锹地铲下去。土坎冰冻刚硬，铲过后只留下一个个狗啃般的牙印。王玉海是一个敢啃硬骨头的人，越是铲不动越要铲，别人要替他一会儿他坚决不让，脱了羽绒服奋力铲下去。这个土坎，平常20分钟就能铲完，他却铲了一个小时才铲平。把越野车开出来，王玉海说：“你们还是站着不要动，我一人沿着那条土路走过去……”

不由分说，他开着牵引车又要上那条狭窄的土路。

孙海轩竭力阻止。他根本不听：“假如我掉到湖里牺牲了，别忘了我是地调局的王玉海……”说完脚踩油门，沿着那条生死不明的土路继续前进。

车辆行驶中，他仍没有忘记伸出脑袋四处观察。眼看就要到达两湖中间的土路尽头了，仍没发现一点痕迹。

所幸没事，他从路尽头拐了弯又平安地回来了。

“你很勇敢！”孙海轩拍拍他的肩。

“我想这条路没有人去过，我能成为第一个找到失踪者的人，可惜……”王玉海说，“失踪的高崇民也是司机，我们是一样的人。他找不到了，我心里不好受……”

孙海轩说：“大家都在努力，会找到的。”

这时，传来前线指挥部的电台呼叫：“0087077……呼叫第一搜救小组，呼叫第一搜救小组……”孙海轩接了，“我是008077，我是第一搜救小组，请指示。”

电台传来的是指挥长白林科的声音：“……三名失踪队员的大致方位确定，判断他们掉入湖中的可能性不大，湖面上有危险，作为有经验的地质队员，他们不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。意外可能发生在不容易注意的地方，比如河汊、小河沟等地区，这些地方很容易被疏忽，更有危险。野外指挥部命令你们，赶快向赤布张错湖周边集结，注意车辙……”

“明白！”

“有了目标就有了希望。”孙海轩听完总指挥的命令，十分兴奋地对搜救队员说，“指挥部要我们注意找车辙，找到了车辙就找到了线索。”

队员们离开两湖中间的土路，分散开来寻找车辙，他们屏着呼吸，瞪着两眼，仔细寻找。搜救队员们的心紧绷着，搜救现场很静，就像正在抢救病人医院的走廊，肃穆而庄严。

一群藏羚羊出现在山坡，一只顶着另一只的屁股在雪线上排着长长的纵队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蠕动，像白纸上一条粗细不一的墨线，不知是因为它们在雪线以上高山缺氧无力逃窜，还是因为自然保护区禁令的威慑，它们看见人类不但没有惊慌，还不时地停下来侧过头看着搜救队员——它们不知道可可西里发生了什么。

“不要惊动它们。”孙海轩说，“它们跟人类的生命一样很脆弱，经不起人类的惊吓，我们要给它们让路……”

队员们向那些漂亮的藏羚羊挥挥手，前边的加紧步伐，后边的停住让开一条路，让它们从容地从眼前慢慢走过。

搜救一直悄悄地进行，效果却并不理想，不仅没有找到车辙，连其他的线索也没有，而此时，搜救的难度更大了。

因为搜救区的气候越来越恶劣。一方面,温度渐渐升高,冰雪开始消融,一块块沼泽逐渐现出原形,对搜救队员的安全形成极大威胁;另一方面,狂风裹着暴雪不断袭击赤布张错湖,漫天的沙尘席卷着雪花和沙粒滚滚而来。风一大,对面不见人,说话也费劲,人和人相隔20米就听不到说什么了,打手机又没有信号,只能看手势来判断,或者干脆跑过去贴耳朵说。

“情况越来越严峻,大家更要注意了。”孙海轩说,“按照前线指挥部的指示,我们坚决不能单人、单车作业,两车之间保持一定距离,相互照应。手机不通,卫星电话随时保持联络。”

寒冷像一把无形的锥子,穿透了厚厚的羽绒服和肌肉,直达骨头。队员们冻得脸色发青,瑟瑟发抖,几乎要冻成冰坨了。他们不敢停留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他们担心一旦停下就再也起不来了。车陷进了雪窝,他们就趴在雪地上,用铁锹铲开,掏出积雪前行。他们不放弃每一个沙窝、每一个雪坑、每一个沟壑和搜救盲区,搜过后把每一个位置的具体情况详细记录在案。但情况还是越来越糟:可可西里突然刮起6级大风,大风吹过的地方,连搜救队员留下的脚印都被一扫而光,更别说几天前失踪队员留下的痕迹了。

当天,他们搜救了980平方公里。

天黑后,搜救无法进行,他们返回色务乡驻地休息。

然而,色务乡驻地依然寒冷。他们在山洼避风处安营扎寨,简易帐篷却无法阻挡寒冷的袭击。不仅如此,吃饭也成了问题。在这里烧水,80摄氏度就开了,米饭烧不熟,面条也只能煮成糊糊,馒头蒸出来里面是黏黏的,所以,在这里生活的人吃得最多的是疙瘩汤或烙饼,而尤以牛粪里烤熟的烙饼最好吃。

他们从格尔木带来的只有面包、方便面和矿泉水。王玉海饿急了,拿出面包用水泡,泡不开,他就生冷地啃,孟军海则大口大口地嚼方便面。孙海轩看了这些很难过,无论如何也要让队员们喝上热开水,暖暖身子。他找了一瓶矿泉水,用喷灯烧,矿泉水瓶却硬邦邦的成了一个冰坨。他把矿泉水瓶放进烧壶里用刀切开,点起喷灯烧化;由于低温缺氧,喷灯汽油不能雾化,费了好大劲才把喷灯点燃。一个小时后,水烧开了,倒进瓶里又凉了,就倒进塑料袋,贴在内衣上,一边取暖一边防止热水变凉。这样即使吃的是冷干粮,能喝上一口热水,队员们身体也舒服一点。

勉强垫了肚子,睡觉又成难题。

当夜零下30摄氏度,真正睡着了反而会出事,所以不敢睡。孙海轩、罗成、王玉海等蜷缩在牵引车后边的大车厢里休息,不能脱衣服,还要套上睡袋再盖上大衣,身上的衣物硬得像一张硬纸壳那样罩在身上。既然不敢睡,王玉海就不停地活动,每隔两小时发动牵引车预热,一是防止柴油冷却以后再也发动不起来,二能取点暖。

整个晚上,队员们相互看着对方呼出的白气,互相鼓励着盼天亮。有人瞌睡了,另一个赶快把他叫醒,大家互相监督着,避免因夜晚睡觉而感冒。

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第二天醒来发现,大家呼出的气都结成了冰。

“只要能找到高崇民他们,饿点冷点都不算什么。”王玉海说,“有时候我在想,假如是我失踪了,他们也会舍命找我的,既然我们都还在,就要不顾一切找他们……”

队员们怀着这样一种朴素的感情,又出发了。

在赤布张错湖周围,他们对搜救区的沙窝、雪坑、沟壑重新仔细排查寻找,唯恐漏掉什么留下遗憾。风越刮越大,为了队员们的安全,孙海轩把每个队员的腰上都捆了绳子,一根绳子

互相牵连,互相扶持,防止大风刮倒,防止脚下打滑摔在地上。又是一天过去了,他们没有得到期待的结果——失踪人员留下的足迹车辙或求救信号。可恶的大风刮走了能留下的任何痕迹。

其他5个搜救组跟他们一样历尽艰险,在安多县政府及牧民兄弟的支持下,按照各自分工沿搜救路线走了1500多公里,搜救了1000多平方公里,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

事后,孙海轩说:“当时环境太严酷了,队员们完全靠一种意志和精神支撑着,他们是在挑战生命极限……”

让我们一起挑战生命极限

在海拔5000米、人烟罕至的可可西里,人对生命的思考是那样真切和现实。

一般来说,走进高海拔地区,要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,血压、血液、心脏还有肺部都要查,否则是不允许超过5000米海拔的。别说海拔5000米,就是海拔只有3700米的拉萨,内地人到后都会因高原反应受不了。有一个人从北京到拉萨,一下飞机就被抬到医院去了。还有一个人攀登珠穆朗玛峰,海拔超过5000米时,血管突然崩裂,当场毙命。可是,为了搜救失踪的地质队员,搜救队员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搜救队员凭着一腔热血,满怀深情和神圣的使命感,沿着失踪者工作的路线和几十个可疑点逐一展开搜索,时间一长,世界屋脊的威力显示出来,身体就吃不消了。高海拔,缺氧,气候恶劣,空气稀薄,风雪无常……这一切都对人的生命提出了极大挑战。一些队员陆续出现了头疼、呼吸困难等高原反应症状,心理状态几近崩溃。

赤布张错湖附近的冰川沼泽已经融化,周边暗藏雪窝与沙坑,地形更加复杂,搜救队员身心极度疲惫,举步维艰。

“大家注意保持体力,不能跑,不能大声说话,防止大喘气,防止憋气……”孙海轩这样嘱咐队员。即使这样,有的人还是受不了。高原病像一只恶魔,伸出了长长的魔杖,挡住了搜救队员前进的步伐。

2月25日,人高马大的西宁野外工作站副站长刘燕赤坚持不住了,他身患感冒,头晕、胸闷,喘不动气,随队医生罗成给他吸过氧也吃过药,都不管用,打针也没有缓解症状。凌晨6点,他便随有高原反应的人下山了。刘燕赤下山那天中午,另有4名队员返回格尔木接受治疗,他们当中有两名队员情况严重,被诊断为脑水肿。

3月1日开始,前线指挥部决定对搜索区域进行第二次搜索,要求进一步加大搜索密度。

这个决定由前线指挥部作出。决定作出后,白林科感到心疼:“搜救队员的生理特征已达到了生存极限,面临安全威胁,需要改变战略,实行搜救轮换制。”

实行轮换制以后,所有搜救队员都能得到休息,又能像南方抗洪抢险那样,一拨人上去了,即使被洪水冲下来,得到休整的另一拨人又会冲上去,保证搜救行动的持续不断。然而即使这样,第二天仍有人因病撤离现场。

首先,第三搜救组不得不撤离了。这个组6个人都来自物化探公司。他们完成规定的路